

部門來得多。但並不是說中大的學生特別喜歡文藝，或用文學院學生的寫作特多，乃是文藝的愛好是青年們普遍的現象，文學院的學生固然愛好，理、工、農、醫、藥、法、商各學院的學生也大多愛好。所以，文藝的寫作，不但是文學院的學生，其他各學院的學生都有。

中大學生方面，除各種學術研究外，文藝上的成就最大。他們不但在「中大學生」那塊自己的園地上發展，甚至一般學術文藝的報章雜誌上都有他們的作品，如「新中華」、「新青年」、「新中華」等，在新中國的文壇上都有了相當的聲譽，實非偶然的事。

中央大學復校第三年的第一學期，學生寫作的情況和上述復校第二年差不多。當然，多一年多同學，寫作的內容上，數量上都有了進步，是不言而喻的事。其中有兩個顯著的進步現象，那就是於學業上的成就而其研究報告更切於實際。好像「其知報」第二卷第三期為學院所編譯、檢査書、測支倍三人合作的「南京天然林木調查」，和生物學系的研究報告「輪地樹木法」，「梅花百頭骨研究」等等。

第三年的第二學期始（即今年始），因為紙張的來源短絀，學生課業日漸繁重，「中大學生」不得已停刊了，這對於學生的寫作練習上，當然是一個損失。然而這也並未有很大的影響，因為第一，學生作品的發表機會已多，發表的地點已由校內而擴展至於校外。第二，「中大學生」雖已停刊，中大研究部編行的「中國學生」月刊上，擴展了「青年園地」一欄，「青年園地」雖則廣泛地刊登全國各地青年的作品，但以中央大學的學生為最多。而且並不限於青年園地，就是其他各報都有他們的文章。

這一個進展，就是說，中大學生的寫作，已經由練習而發展到成熟的階段了。當然，這裏還有不能使人滿意的地方，可是我已經說過，我不情願給予正在向前努力中的青年人以打擊，而作苛刻的要求。但是他們向前發展的軌跡，實是應該可嘉的事實。當然這不是我的故意的吹噓，這是大家可以用一下上述的出版物就知得的。

此外，中大的學生方面，還聯合着校外的青年們在校外發行着若干雜誌。雖則有些因經濟關係一二期即行停刊了，但他們努力於寫作的精神實是可佩的。

假使新中國建設的責任是在青年身上，那麼，他們的發展豈同偵獲獲重的，他們的成就豈同偵獲獲重的。我自由衷地說預備他們前途是！

急就章

果

辦學校只有三年，一切都要來完備，可職金就軍，然此文之急就二字，却更有雙關的意義，要以此臨時，所發稿僅一小時，可謂急就之尤者也。

歐美的大學，地處幾百年，在中國，只把從先幾制的國子監也算上去，才覺得得上這數字，但國子監又實際是不讀書的。北方的北京大學，上海的復旦大學，亦不難超過百年，可是在我們這復校只三兩年的中央大學看起來，已竟是大太太老的老資格了，要論以中大論，我會說計這當日在復校時會的人，何存已不足三位，所以我曾叫我自己為三一年一元老，因為到底在學校裏過了三年，看見了這一千餘日的滄桑變幻，嘆這復校歲月，也就頗不易易了。但尤苦者，往往是不中用的廢物，唯看了他的資格分上，不能不保留着，而我呢，實在也是很難輪於學校的一員了。

為什麼有許多人不能入於其位？恐怕不只中大如此，其他各機關亦莫不然，一言以蔽之，大家總要求「生」而已，未有強，亦有強，房租在漲，而薪水永遠不上物價，左思右想，唯有地地為良。地地是良且不良呢？大約不久之後又要再遇三三三，到底還是這道不生活上活指數，而過着無窮無盡的困難日子。於教育的是如此，不特教育亦如此，吾人渺小，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，這是我在今日以此文時最大的感觸。

想想起來，要教育終於有何用？現在好像只要飛機大炮鋼鐵，以及石油煤鐵各種物資便够了，無須編費費洋錢。哲學，文學，音樂，都該一古腦拋到汪洋大海裏去！不信請看看東京市當小學教員的生活狀況，一個月一百多塊錢，從想則計見，仍要開議決，可又沒有放棄而向那時候的物質與安定，我們憑什麼要求他將下一代的兒童教育好呢？現在中等學校，還不是一種嗎？堂堂的國立大學，教授不是一種吃不飽穿不暖供自己子弟上小學的錢那指出嗎？我記得濟南聖德，復校那一年中大的經費每月是六萬餘元，第二年增至十萬元，現在則為二十萬元，還要包括中小學，學生人數統計

